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六十二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四 依作

薛懷義

張易之

弟昌宗

楊再思

宗楚客

弟晉卿 犯處訥

上官婉兒

姜皎

子慶初

王珣

張璋

王毛仲

李守德 陳元禮

韋渠牟

李齊運

李質

白志貞

王叔文

王伾

韓昇 陳謙 凌準 韓泰

鄭注

張宿

柏耆

薛懷義京兆府鄠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其人軀幹偉岸內形淫毒初得幸於千金公主侍見主嬖之言於太后小寶有非常材用足充近侍命入宮召見大悅因與之私恩遇日密思欲隱其迹便於禁中出入命度爲僧久之惡非士族令與

太平公主壻薛紹通籍改姓薛賜今名命以繼父事之日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德等在內道場誦經典出入常乘鹿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尙禮謁呼爲薛師洛陽故城西舊有白馬寺說后修治卽令護作寺成自爲寺主恃恩狂厥氣蓋一時出於百官之上其徒多犯法人不敢言道遇右臺御史馮忌最怒其劫已令從者毆之幾死又改建春門內敬愛寺名佛授記寺別造殿宇大興土木議建明堂拆毀乾元殿仍命充督作使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曳木人數萬每千人置一號頭聲囉千人齊和又於其北起天堂高廣亞於明堂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拜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諸道兵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連加輔國右衛二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雜帛

千段復與法明等偽造大雲經陳符命作不經語言是謂勒佛
下世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凡革命稱周皆其謀也封法明等
九人並爲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頒爲經於天下僧寺起講
令昇高座演說長壽二年然噉再寇復拜代北道行軍大總管
又改朔方道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爲司馬長史率突苾明曹
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往行間圍退乃止久之亦厭
入宮多居白馬寺選白身有膂力者數千悉度爲僧將圖爲逆
傳御史周矩劾之。后諭矩且退。朕卽令去。矩甫至。蠶懷義亦乘
馬入。亟召臺吏勒下。按問懷義惶遽。疾驅而出。狀聞。后謂此道
人風痺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乃以諸僧悉配越州。後
有御醫沈南珍復得幸。懷義恩漸衰。恨怒乃焚明堂。天堂並爲
灰燼。后愧而隱之。仍令懷義充使。督作更範銅爲九州鼎。并十

二屬形象置於本辰位皆高一丈率人作號頭安置明堂下其
後益驕倨人有發其陰謀者后乃令太平公主擗脅力婦人數
十密防之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死載屍送白馬寺流
其侍者僧徒皆於遠惡處

張易之與弟昌宗俱宰相行成族孫父希臧雍州司戶參軍易
之鬱累尚乘奉御年二十餘頎然白皙美姿容善音律多技藝
始昌宗得侍太平公主萬歲通天二年主轉薦之太后入侍禁
中既而昌宗自進易之材具過臣兼善治鍊藥石后亟召見大
悅由是兄弟咸得幸官中皆施朱傅粉衣以錦繡盛自修飾卽
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
并帛五百段給奴婢羣駝馬牛充入之不數日貴震天下加銀
青光祿大夫賜防閑同京官朝朝望追贈其父襄州刺史封母

韋氏阿臧太夫人使尚官問省起居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而不敢名旋進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創置控鶴府拜易之控鶴監昌宗少監久視二年改奉宸府更奉宸令引辭人間朝隱薛稷負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令與諸武雜侍博博以爲笑樂或嘲詆公卿顯行淫蠱無復羞畏有諂者又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衣吹簫乘鶴奏樂于庭如仙去狀爭爲詞賦以媚后又選美少年在左右于是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其子良賓潔白美鬚居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亦稱陽道壯偉過於懷義堪內供奉后知醜聲溢于朝聽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試三教珠英引文士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六人論者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共專

朝政皇太子相王請封爲王不聽遷昌宗春官侍郎封鄴國公
易之恒國公各實封三百戶皇孫郤王重潤與妹永泰郡主竊
議后春秋高恐有變易之陳訴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
亦因劾奏被逐長安二年二人賊賂事露大言於國有功不伏
參問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論當免官司刑正賈敬言
祗坐以疆市非常贖詔仍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
而太后久疾居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惟二人侍側恐有不諱
禍且及乃引凶黨日夜預謀爲亂有榜其事者中丞宋璟亟請
按問后陽許諾更敕刑司卿崔神慶問狀妄奏其罪應原璟執
奏法當斬后不許神龍元年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擣取其
肉一夕皆盡黨與數十人流貶無遺天寶九載楊國忠助昌期
女上表請雪詔復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明經起家初調玄武尉爲人佞而多智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遷內史令兼太子右庶子自弘農縣男封鄭縣侯歷事三主習知世路孔艱直者先禍知政十餘年阿佞取容無所薦達專以邪媚窺測人主微旨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易之昌宗有罪劾免爲訴太后二人爲聖躬治丹餌服之有効此功至天后悅還其官聞者莫不賤惡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觸怒嗣爲長社令朝士愈加出譟後遷御史大夫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于司禮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頰然而笑更剪綬縵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綵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出笑嘗謾昌宗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乃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如此俄檢校京府長史

遷揚州大都督中宗復位拜戶部尚書封弘農郡公檢校中書令兼侍中加封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充順天皇后奉冊使與李嶠韋巨源希三思意按王同皎欲誣陷抵死加光祿大夫監修國史尚書右僕射漏網而死

宗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弘農太守入隋居河東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秦府與謝偃等同撰括地志生三子皆姿貌雄偉身長六尺餘用晉美鬚髯楚客登第累遷戶部侍郎與兄秦客皆以倖進因勅武后革命得爲內史弟晉卿不學性倜儻辭如洪鐘亦典羽林兵後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二人復還同拜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楚客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復任太僕卿武三思得幸引爲兵部尚書晉卿將作大匠武后任之凡官苑閑廐開

中獄造明堂鑄九鼎內外衆作無不總之節愍太子以大義誅
三思兵敗逃于鄆縣楚客遣人追斬其首以祭三思崇訓柩尤
爲羣后及安樂公主所嬖與紀處訥共爲朋黨處訥秦州上邽
人亦魁岸髭長數尺妻卽武三思婦姊縱使私通三思以干權
寵大獲親昵進爲太府卿俄與楚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侍中
景龍二年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仇怨相侵都護郭元振
請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徙忠節內地處訥等先受忠節賂不
納其請娑葛怨將兵思遣御史崔琬對仗奏劾三人專擅威福
納交境外爲國取怨有無君心並請收付三司推鞠三人自恃
恩倖肆無所忌厲言爲琬誣詆中宗不能治詔兩解之故時稱
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內畜異謀密語其黨始吾在平位愛宰
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其欺天不臣如此又諷補

關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后言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天皇再
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典周天后既立陛下爲皇太子復禪爲
帝是在周典唐系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韋氏復應受
命乃二月慶雲見天應以和去六月九日內出瑞霭地數以通
今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以後相承至子孫九十八其數
正滿百世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後韋氏敗三人遂同被誅
上官昭容名婉兒卽儀孫女父廷芝坐儀同死母鄭氏太常少
卿休遠之姊始與同配掖廷婉兒天性韶警善文章有所制作
若出素構年十四武后召見自通天以來掌內詔命揆麗可觀
羣臣章奏及天下事皆與之商議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黥而
不殺中宗復位大被信任進位昭容封鄭沛兩國夫人勅帝修
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昭

容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文采益新。又嘗差第羣臣所賦。賜金帛官爵。故在朝靡然成風。當時屬辭皆有可觀。姚見力也。帝卽所居穿洛築巖窮飾勝趣。嘗引侍臣宴于其所。是時左右近侍皆營外宅。聽其出入不爲呵止。邪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相狎昵。以求劇官要職。始通武三思。故書詔惟右武氏反。抑李姓節愍太子。不平復與崔湜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虛列其功。卽加甄賞。初鄭氏方妊。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稱量天下。甫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乘機政果符其兆。鄭氏從母子拾遺王昇言上往幽房陵。一旦得志。卒以中興乃天之命不可幸也。今三思特乘彘後不久必敗。且滅族戒姚兒勿親不聽。及節愍誅三思果叩肅章門索姚兒。姚兒懼激怒帝。后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乃遽挾登玄武門避之。

會太子敗得免鄭氏卒贈諡節義夫人許降秩行服媿兒後被臨淄王收乃以帝崩時嘗草遺制引相王輔政草稿以示劉幽求轉言之王不許遂伏誅景雲中追復昭容諡惠文開元初泉次其文詔張說題篇端

冊曰淫誹亂常四維掃地不立彙從何爲解事無是非心

豈曰人類

姜皎晦之兄素性柔佞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居藩見而悅之與遊長楊鄠杜間嘗同卧起因讖帝有非常度益委心焉數語以相王必登天位王且爲儲副帝叱而止復言於諸王近戚中宗聞之遣嗣虢王邕等鞠問皎一意保護初無貳語特貶潤州長史玄宗卽位召授殿中少監引入卧內陪侍燕私輒與妃嬪連榻而坐間擊毬鬪鷄呼爲姜七不名前後賜子宮女廐馬

及諸珍物不可勝計。帝在廷中，視一嘉樹，皎然而發，美遠。令內使徙植其家。其寵遇如此。後預誅蕭至忠等功，進殿中監，封楚國公，食戶四百。至工部尚書，議者言其任過大。帝爲下詔，暴白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宋璟請益損之，乃放歸田里。使自娛樂。久之復起爲秘書監，坐澳禁中語，帝欲廢王皇后爲嗣。濮王嶠誣劾杖流欽州。道卒，年五十。帝思舊勲，令還柩禮葬，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加吏部尚書，賜封戶二百。子慶初襲爵。方辟帝許尚主，天寶十載始就新平公主婚。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以得倖特爲太常卿，會修植建陵，詔爲使坐，誤毀連岡。代宗下吏賜死。

王琚，懷州河內人。父仲友，下邳丞，早卒。琚少孤，性穎敏，有才略。明天文象緯，兼善修煉，以從父隱。客任鳳閣侍郎，數與貴近交。

既冠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交駙馬王同皎見而器之會謀誅

武三思名與計事義而許之事洩亡命備書揚州富商家識非

庸人以女妻之厚給貨貲居數年賴之以濟睿宗立自言本末

主人加贈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間游獵韋杜間休止樹下琚

以儒服見邀請過臨許之過其廬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

爲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輒止其廬及謁選補諸暨縣簿過

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此琚大言曰在

外惟聞有太平公主不省有太子時正在簾下聞之遽召見琚

曰頃韋氏智淺行逆人心動播威思李氏故殷下取之如反掌

今天下已定以一妹凶狡無比專引左右大臣謀深計遠主上

能忍其過賤臣竊爲之寒心太子命與同榻坐且泣曰計將安

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

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妄圖樹黨，有廢立意。如大臣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誠名計之，必能轉危爲安，以成大事。太子心動，問先生何以自隱。得日與寒人謀。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自比佞人。太子大悅。恨相知晚，自是親近。用事呼爲王十。擢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院學士。先是沙門普潤爲太子筮，尅清內難，加三品食，賁封琚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二人同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琚懇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薛二王及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諫名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侍御。史任知古召募勇士數百，拒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賈懷貞，又走北闕，下斬常元楷、李慈、殺賈膺。

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進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實戶五百令
問殿中監封宋國公實戶三百名燕內殿賜金銀雜帛帛二千
段甲第一區眷委特異凡大政事必預號內宰相每見閣中日
薄乃出遇休日內使至第召之贈其父楚州刺史皇后又使尚
宮時勞其母賜賚接踵羣臣忌者說帝瑤與麻嗣宗皆譎詭縱
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當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
疏之拜爲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道改紫微侍郎未
至轉澤州刺史削封戶百屋衡郴滑號汚蕪許潤九州復封戶
又轉同蒲通鄧蔡五州廣平鄴都二郡素性豪侈實封進入兼
受饋遺歲常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每徙官車馬數里不
絕閤門三百口造作不遵法度雖在尊位與官屬酋豪飲謔擄
博携妓從翕恣爲歡賞垂四十年帝念舊常優容之李林甫恨

其特功使氣使人發覺宿賊盡削封階貶江華司馬羅希與超
令縊死其母獨賢明常戒以爾家上世皆州縣職既無攻城野
戰勞專以謀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
卒應其言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令問後至左臺侍御史遷中
丞卒

張璋汝州襄城人祖德政武德中郟州刺史家本豪富喜賓客
以弋獵自娛景龍初玄宗爲潞州別駕擘爲銅鞮令數集其家
潛知異日大顯傾身交結有山東倡趙玄禮其女美艷善歌舞
太子就幸其家生太子瑛及內難平召拜官門郎與崔滌薛
伯陽等並侍左右倚東宮勢取重天下常與劉幽求勸帝先爲
備禦太平間之貶于嶺南峰州太平敗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
公封戶三百俄進京兆尹有應務材入侍宴樂出主都政人以

爲榮改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右羽林金吾大將軍以
年高加特進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履冰歷金吾將軍
弟季良殿中監俱列蔡戡

王毛仲高麗人父嘗犯事沒官生毛仲因歷臨淄王麾下王在
潞州又見蒼頭李守德趨勇善騎射貨得之二人並侍左右挾
弓矢翊從出入而毛仲性明悟景龍中從還長安王數賜萬騎
帥長豪俊者飲食金帛結其驩心毛仲亦順旨布誠納款王嘉
之會韋后柙制令韋播高嵩領押萬騎以苛尅樹威果毅葛福
順陳玄禮因劉幽求訴于王皆願效死是夜守德從入苑中毛
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王不之責事平王爲太子以毛仲知
東宮馬駝鷹狗等坊預誅蕭至忠以功進輔國太將軍檢校內
外開府知監牧使事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寵遇特厚至與

上連榻而坐。暫時不見。個若有失。見始釋然。挾此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院官吏。憚之無敢犯。尤勤牧事。至晚息不膏。初有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數倍。時尚多首。猶千九百頭。以禦冬。死畜亦售絹八萬。募嚴道。焚僮千口。爲牧園。檢勒芻菽。悉無漏隱。歲贏數萬石。雖苑中草菜。焦斂不敢欺。從帝東封。輒取馬數萬匹。分旆色一隊。相間如錦繡。玄宗益喜。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贈其父秦州刺史。至益州大都督。二妻并母皆封國夫人。加位。特進行太僕卿。持節朔方防禦。討擊大使。賜莊宅。奴婢。馳馬。錢帛。不可勝紀。然資木小人志滿。而驕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輒懷鞅望。又與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相倚仗。爲姦利。毛仲尤恃。舊不法。中官高品者見之。不甚恭卑。

品者卽踞視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術之會所賜妻李氏生子借苑中亭子納涼詔許之及命力士就賜五品官還問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何辱三品官帝怒迫思前事曰曩靖難時毛仲常負我今以一嬰兒顧如是因此衆搆于上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無何毛仲移書太原索甲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其遂亂臣不以發貶爲懷州別駕四子悉奪官以從縊死零陵貶福順壁州守德嚴州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別駕守德本名宜得立功始改今名爲右武衛將軍封成紀侯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至第親奉酒上食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 玄禮宿衛官禁御淳樸自檢官至龍武大將軍志節不衰上嘗在華清宮乘馬欲幸虢國夫人

宅又遇元夕欲夜遊諫曰未宜教報不可輒輕宮外卽是曠野
須有備預若山祇可及城帝不能奪及祿山反欲於闕下誅楊
國忠事不果至馬嵬奏逆山犯闕中外羣情不無嫌怨陛下宜
御衆意爲社稷計可置國忠等于法上猶未決會吐蕃使二十
餘人於驛門遮訴乏食衆呼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四合共誅
之從蜀回封蔡國公實封戶三百上元初致仕老病卒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西魏太守後周封郿城公渠牟
少慧悟涉覽經史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初爲道士更
爲僧已而復正冠裳興元中辟韓滉浙西從事奏試四門博士
故事上誕節日御麟德殿講論儒釋道三教乃召渠牟與郎中
趙需道士萬叅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
枝詞游說捷給水注荅問鋒生上聽之意其講辯有素欣然色

動數日轉秘書郎奏詩七十韻未浹句遷右補闕內供奉同僚
初甚易之上每御延英多使中貴專召渠牟前時雖鈞軸大臣
入對率漏下二三刻惟見渠牟歡甚多至五六刻猶笑語款狎
外間往往聞之衆咸注目歲終遷右諫議大夫其人形神佻躁
志向浮淺無士君子器局所言不根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
意非有嘉謨正詞感悟得君自度最後出畧望素輕頗張聲勢
以招趨嚮者門庭填委薦徵茅山處士崔芊及山人鄭隨皆爲
補闕引禮泉令馮伉爲給事中時陸贄已免宰相不復信任凡
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無所質問惟取近狎以爲
信而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之徒紛紜競進皆權傾
相府上旣偏有所聽士之浮薄者率背本銜玉不復藏器蘊德
爭馳請謁刈蹄甘辭以相附比赫然勢焰可炙矣居無何遷太

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

李齊運蔣王憚孫本無學術不知大體惟以甘言取悅始補寧

王府東閣祭酒累遷監察御史碎江淮都統李暉幕府轉工部

郎中爲長安令頗勤職事宗正少卿李瀚以其早行因從子爭

訟不爲之理辱諸朝代宗怒貶瀚擢爲京兆少尹遷陝府長史

建中末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李懷光初自山東赴難喪

夜倍道至河中齊運傾力犒設軍人皆悅及有反謀驅兵還齊

運不能敵棄城而走賊方據京李晟軍東渭橋正當擾攘之中

特除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徵募工役修築城壘飛芻輓粟以

應晟收復之際頗有力焉嘗怒屏萬年丞源遠致死其家告寬

御史聯章請窮治帝以爲朋黨不許貞元中蝗旱救濟無術代

以韓洄改宗正卿歷開廡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帝

與參決大事責其計慮多涉私議常受李錡賂薦爲浙西觀察使卒致反叛又舉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奸賊敗露不問遣之卧疾歲餘不能朝謁每有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決未以妾衛氏爲正室具冕服行禮人士嗤鄙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李實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至潭州司馬兩辟嗣曹王舉洪州并山南東道節度判官遷浙州刺史檢校太子賓客尚書員外郎臯卒權知留後刻薄衣權軍士怨叛鼓角將楊清潭閉城作亂謀殺之夜縋城而遁明旦都將徐誠斬清潭六人禁遏方止實奔京師改司農少卿遷卿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九年爲京兆尹封嗣道王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時方旱蝗關中大歉益務聚歛廣進奉以固恩寵因入對問人疾苦奏今夏雖旱不害有秋人以租調峻迫窮無所告至徹瓦木賣麥苗優人成輔

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
碩五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如此凡數十篇實聞之怒誣以誹謗
國政詔令決殺言者謂警誦箴諫古來有之帝雖悔然不加罪
公卿百執事隨其喜怒誣奏帝輒聽之遷逐者相繼士庶無不
側目切齒常道遇待御史王播不肯避播怒詰其從者奏爲三
原令廷辱之又誣貶萬年令李衆度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
郎房啓代之其怙勢作威之色瞽然在君睫間故事掌選與知
貢類昔奧密不過書問實嘗身詣選曹勢迫趙宗儒私託權德
輿薦士二十人挾可依此不爾必外出德輿雖不從恐其誣奏
憚之至切詔書有所獨貸輒敢違格豪胥窮丐多死杖下其殘
虐類此順宗在諒闇始謀逐之貶通州長史制出人人相賀至
袖瓦投石擊其首懼而逝去後遇赦量移道死號州子貞素

性和裕妻漢陽公主季女累遷宗正少卿將作監左金吾衛將軍與韓約詐言甘露流僭州賜死商山

白志貞太原人本名琇珪少爲胥吏事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深委信之幕中事悉與參決代宗素知其能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卿德宗召見與語擢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今名專攻伺候主意委以心腹言無不從李希烈叛命爲京城召募使募禁軍以禦之時子儀增端王傅吳仲儒家財巨萬慮國家急難不自安上表請率子弟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及志貞一槩令諸嘗爲節度觀察團練使者無論存歿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亦與之官一時豪家不肖子皆幸之貧而有知者咸苦破家淪喪人心震撼不保軀室以後東征死亡都不奏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其名

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往往而是段秀實數言召募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及涇師犯闕詔以所募兵拒賊竟無人至京師被賊荼毒乘輿播遷仍以侍衛缺乏授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潛同盧杞沮止入朝懷光反貶恩州司馬遇赦量移圓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三年復轉潤州兼浙西觀察使卒

上叔文越州山陰人巖知書好言理道初任蘇州司功參軍順宗在東宮以恭待詔得入侍論及宮市之弊太子慨然欲見上極言諸宮寮稱贊其美叔文獨無所言語罷偕出太子特留問向諭宮市何獨無言對曰太子之職視膳問安不合輒預外事皇上在位歲久有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欲收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意悟謝曰微先生安聞此言由是重之凡大小事悉倚參

訂素以淺中浮表肆言無憚自稱北海王猛之後陰結天下名士每對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川之而士之僥倖速化者率皆附麗因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華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結爲死交而凌準程昇房啓又因諸人以進出入詭秘人莫得測其端倪強藩劇鎮賂遺交至稍遷起居郎順宗初有疾深居簾幄侍側者內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皆不關朝政百官奏事自帷中可之王任審論諸黃門上意屬在叔文卽日自右銀臺門召入爲翰林學士與任相依附任又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遇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乃宣中書俾執誼承奏諸所善黨與交相推舉倜然自許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旁視天下咸若無人每言錢穀邦國大本操其權柄因可市士乃自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而自爲副使實專其

柄數月轉戶部侍郎復領使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削去學士
內職制出駭悵曰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山入內
任爲之請復許三五日一入翰林方其始入時陰構密命機形
不見騰口善惡天下人才進退未窺其本信以爲奇及司出納
利柄漸齒于外愚智劍目視以城狐山鬼夜號窟穴居以禍福
皆且畏憚至是果不能舉職日引黨與竊謀奪取神策兵制天
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用韓泰副之
邊將各以狀辭中人始知削奪其權大怒咸言必死其手徧諭
諸鎮慎無以兵他屬希朝與泰馳往奉天將卒不至乃還復置
酒翰林院宴諸學士與內官哀余以餉忠言文珍劉光奇等時
叔文母已死匿不發喪白諸人曰叔文比來盡心戮力爲國家
事不避好惡難易以報聖人重知今母有疾若一旦去此百謗

隨至誰肯助一言望諸君開懷見察又言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執誼懦而不遂叔文生平又不識凶人劉闢乃以韋臯意至排門相瞰求領三川尋令栢木場斬之執誼苦澆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領使已來興利除害皆屬已勞文珍隨語折之悉無以對中外以順宗久疾未平請立太子叔文懼失柄揚言帝適射兔死中跨鞍躍馬如飛敢異議者斬既而詔下立廣陵王人心喜悅惟已獨有憂色不敢復如前言但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泣下聞者竊笑

憲宗監國貶渝州司戶明年伏誅

王任杭州人德宗時以書藝待詔翰林累階至正議大夫殿中丞復侍皇太子書順宗初遷左散騎常侍依前待詔爲人闊茸無他志量貌寢陋吳語素爲太子所狎不若叔文任氣自許猶

加禮敬因是得出入無間叔文凡入止於翰林而任直至柳林
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受叔文主決
斷執誼主施行馮錫宗元與韓擘陳諫凌準韓泰唱和採聽外
事當其黨盛門若沸熒而任門車馬尤填塗凡通天下賄謝日
夜不絕室中列置巨積旁無門鑰上惟開一竅足以容物可入
無出以藏金寶令妻妾分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任日謂中官及
杜祐謀起復爲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平章事
一日三表皆不報心甚憂悸至夕詐呼疾作輿歸第肥開州司
馬死其支黨暴貶饒州秦虔州諫台州準連州皆司馬 舉乃
浼族子有俊才累遷司封郎中初貶池州刺史量移汀州轉永
州卒 諫少警敏所覽一過至分寸毫釐不忘時已出爲河中
少尹後量移封州刺史轉通州卒 準字宗一有史學尚古文

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與叔文有舊引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卒于貶所有所撰邪志二卷 樂字安平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爲任叔文所重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後量移漳州刺史終于郴州

鄭注絳州翼城人本姓魚貌陋不能遠視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節度使李愬病痿爲袁黃金餌之有驗漸見親遇署爲衙推從鎮徐州軍政可否悉與參決素性詭譎陰狡億探人度隱以是籌畫輒中監軍王守澄患其挾邪市權擅作威福欲自去之愬以爲奇士可惜令謁將軍苟試語不中未爲晚守澄始拒不納及延坐與語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大驚異之又神其技術引入內室話語終夕恨相見之晚卽署巡官速後入總樞密引與俱選厚加贈卹凡中人皆昵愛之日夜爲

守澄計議交通賂遺士初陰巧者附麗漸及要官貴人趨往如市邠寧孟文亮辟爲司馬不肯行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王涯以用注力再輔政更擢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軍判官劉從諫惡其人欲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兼侍御史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病守澄薦其善醫卽召入賜賚至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專鬻官射利貲積鉅萬起第善和里飛塵復壁直迴永巷聚京師織夫方鎮將吏以燭聲焰間入左軍與守澄語必移日或通夜始罷于謝者日走其門權震天下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與李訓兩奸合謀迎逐李德裕路隋李宗閔三相平生恩怨無微不報日望太平可致妾以經濟自負帝問富人之畧注無以對祇獻權茶議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槩暴利悉之官窺帝嘗詠杜甫江頭宮殿鎖千門

之語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今適秦雍有災當興役厭之由是土木大興復思收天下重望以順人心進裴度中書令令狐楚鄭覃左右僕射李載義兼侍中王源中爲刑部尚書俄因訓謀中外協勢自爲檢校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月一入奏事訓與舒元興謀欲殺注慮恐聚俊爲助更擇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掌書記是日出都門旗幟折注惡之會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淮水奏願親護其喪與訓密謀選壯士數百爲親兵皆持白楮陰懷利斧乘內臣中尉同時送葬齊舉殺之無遺類謀約已定訓黨慮注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聞訓已敗亟還其屬魏弘節勸速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注驚撓不服扶風令韓逾速傳密詔仲清伏甲出迎用前少尹陸暢將李叔

和策託以計事斬之部兵皆潰梟首光宅坊妻兄率更令鳳翔少尹魏逢尤佻儉贄注爲姦及是遣爲內約與可復弘節等皆族誅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二節度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羣臣入賀都人相慶藉貨貨以百萬計所服帶上前數日生齒藥皆化爲蠅飛去弘茂妻蕭氏臨刑曰我太后妹乃免弘節男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僧府爲注所辟獨敬彝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張宿者起布衣憲宗爲廣陵王因張茂宗薦出入邸中誕誦敢言監國以舊恩授左拾遺得數名對乃交通權倖四方路遺滿門輒漏禁中語不能慎密貶彬縣丞久之遷比部員外郎李逢吉數言其狡諂不可信自爲濠州刺史上疏乞留不遣逢吉罷

詔權知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共奏此官前世皆授道義超卓或
山林素望者擢之宿以望輕請授他官不聽乃使中人宣授自
是歸怨執政日肆讒甚與皇甫鐸相附麗多中傷正人君子元
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旣而悔之復遣宿
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相書良器子有縱橫學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王承宗叛朝廷
厭兵耆杖策謁斐度願得一節馳入可掉舌下之朝廷命以左
拾遺往旣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質其二子出
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又因鄭覃賫緡錢百萬資成德軍未
至舉軍喧譁穆宗復遣諭意衆乃信悅王承元得徙義成轉兵
部郎中至諫議大夫李同批反復授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
判官沈亞之往諭青會李祐平德州同捷請降祐有疾使大將

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者輒疑其詐以三百騎馳入滄州誅
洪遂共同捷入京祐聞洪被殺大驚疾遂劇者在途又聞謀言
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懼或不勝亟斬其首以獻諸將如功
者爭言殺降貶首循州司戶亞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又請以
先受同捷所俘王稷女及奴婢珍貲乃長流愛州賜死

弘簡錄卷六十二終

弘簡錄卷六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五 酷吏

來俊臣 索元禮 來子珣 周典 丘神勣

侯思止 王弘義 郭弘弼 萬國俊 傅遊藝 張如

吉項 從子 武懿宗 崔元綜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楊慎矜 王鉷 羅希爽 毛若虛

崔器 敬羽 裴延齡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構捕負錢因納其妻先娘而生俊臣自爲己子天性凶險不事生業反覆殘害無與比倫時武后臨朝畏天下異已大開告密俊臣於和州犯盜

被逮送於獄中。上變公車，送至京，得召見。誣奏刺史東平王續，按問不實。初，被杖遣天授中，續被誅，復申前奏事，枉被決。后以爲忠，擢爲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與同時有名酷吏及司刑評事康晔、衛遂、忠等同惡相濟，專按制獄，招集無賴，令告密事。凡公卿少不會意，必引之欲誣陷一人。數千百里響應，隨處輒發。時號羅織。牒左署云：請付某人等推勘，必獲實情。上下熒惑。后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號新開門。入者百不全一，名爲例竟門。言入者例皆竟也。前後坐族千有餘家。司刑史樊戩被誅，其子控訴有司，不敢問。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璠爲流，淚俊臣逮，奏與同惡。論絞如璠，自訴年老而游，后爲減死。流漢州。朝廷累息無敢交言道路。以目二年擢俊臣左臺御史中丞，與其黨朱南山、萬國俊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具列條貫，布置綱由。按以從事。

每鞫尚無分輕重以醴灌鼻禁地牢中絕其糧餉至有嚙絮以
噉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雖有赦令必先遣獄卒溥行殺
絕然後宣示置十大枷皆爲之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
吼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卽
死十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輪轉于地斯須悶絕凡見械
布前無分貴賤魂膽飛越皆自誣服后重其賞以酬之貴強之
臣朝不保昏每入朝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又請降赦
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如意元年尚書狄仁傑李遊道袁智
宏長史任令暉司賓卿崔神基左丞盧獻六人並爲羅告脅以
謀反仁傑卽承乃少寬之不復嚴備頃憑守者得華硯折被頭
帛書敘冤苦置於綿衣以時方熱請付家人去之其子光遠持
以告變后覽之愕然意少解乃召見仁傑等問皆承反何也對

曰不承已死於枷棒矣特命出此六家無何又與索元禮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斫死雲仙自言歷事先朝至截其舌言者被膽久之坐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特宥之免爲民長壽二年復授殿中丞又坐賊貶同州叅軍俄召爲合官尉擢洛陽令司農少卿賜奴婢十人憑勢逼奪同僚之妻仍辱其母羣臣莫敢斥又因西蕃酋長斛瑟羅婢善歌舞令其黨羅告謀反圖之諸蕃皆詣闕剖耳勞而訟寃后爲保持因懷異圖動以石勒自比先是遂忠嘗携酒謁俊臣值方與先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族黨宴集鬪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媢罵俊臣恥見辱命毆擊反縛于庭自此構隙遂忠遽上變發其隱謀會欲羅告相王廬陵與南北衙謀反冀得逞志又屢

撫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過咎各懷恐懼共證其罪
后不得已命斬西市年四十七爭削其肉抉目搥肝斯須而盡
以馬踐其骨無寸遺家屬籍没人始相慶自今背著牀褥矣中
宗神龍元年其屬劉光業等五人已死並奪生前官爵見在劉
景陽以經赦宥貶樂單尉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
其官蔭開元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誼奏與元禮來子珣周典
丘神勗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焦仁竄張知默李仁敬
唐奉一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泰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
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
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暉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
輕子孫不許近任

索元禮蕃人天性殘忍能探后旨自徐敬業起兵后恐人心動

擢益欲以威制天下以薛懷義假父因得名見擢遊擊將軍首
按制獄作鐵籠骨加木楔於囚之首腦輒裂死或縋囚梁上繫
石于頭或爲橫木闔手足徘徊四轉名爲曬翅每推一人令窮
根抵廣引至數十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后數召見賞賜以
張其權勢故論殺極多至數千人與俊臣齊名尋以廣受賕賂
天下怨入骨髓后徵下吏推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速
服罪死獄中

來子珣無學術語言出惡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
臣與周典皆萬年人永昌初擢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父憂起
復加朝散大夫授侍御史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掘毀
先墓得遷遊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以自表異人
恨之入骨俄流死愛州

周興少習法律爲尚書省都事積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后革命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時左史江融有美名指與敬業同謀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不赦汝及斬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二年有告子珣與興神勅謀反詔俊臣鞠狀興尚未知方對食俊臣問因多不承奈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具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勅而宥子珣與興流嶺表在道爲雉人所殺

正神勅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勅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深見親委瓊邪王冲起兵拜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孟青棒吳希智殺王率數

千族素服出迎神勅盡殺之拜大將軍

侯思止醜泉人少貧嬾不識一丁又不能生業爲渤海高元禮家奴性詭狠值恒州刺史裴貞公事笈吏積怨賄遣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鞠訊皆族滅得拜遊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呼爲侯大密教以上求文吏若問君不識字空對以解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在識字無何后果問因舉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侍御史元禮又教上若問君無宅必賜所没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旣而果假之如言復對后益喜恩賞愈厚會按魏元忠獄令丞承不爾當受白司馬及孟青言板與棒也元忠因教以君位御史常曉禮義而言不足聽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得稍寬退而語人皆爲絕倒同列霍獻可嘲以頃見思止曳人如乘驢墜足絰銍思止怒以聞后責

獻可具奏其言是何物語后亦大笑無何人告逼娶趙郡李自
挹女宰相李昭德惡之曰俊臣往劫處說女已辱國此奴復爾
耶竟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賤時求傍舍瓜不與騰言園有白兔人咸
捕逐哇茲無遺以告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競爲
慘刻每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施菜薦待自誣後置他所移檄
州縣所至震懼有如狼毒李昭德疾之嘗曰昔聞蒼鷹獄吏今
見白兔憲臣延載初流瓊州妄稱追還事覺侍御史胡元禮按
之辭窮懇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昔爲尉子已御
史氣勢可畏今子乃囚耳何氣類爲遂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應革命舉得召見自
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后大悅授

左臺監察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往問大夫魏元忠疾
憂見顏問請視便液卽柴指嘗驗喜甚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
苦當愈元忠惡其諂暴語于朝莫不厭惡以按芳州刺史李思
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爲厲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
遂惶怖自刎腹死。人方喜。適后問外間有何佳事。司勳郎中張
元一對曰。比有三慶。天大旱而雨。洛陽櫛壞而成。弘霸人怨而
死。朝野快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誦異險詐自司刑評事俊臣引爲判官天授
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長壽二年因傅遊藝請遣往嶺南訊流
人行至廣州遍召諸徒置于別所矯賜自盡並號哭稱冤不服
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
成反狀仍誣奏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細后深然可命兵

曹參軍右翊衛劉光業右武衛屈貞筠司刑評事王德壽南苑
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處貞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
中安南等六道鞠流人尋擢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因
見盛行殘虐驟得榮貴乃共肆凶忍併殺遠年非革命時犯罪
者光業至九百人德壽七百人其餘皆五百人會后亦知冤濫
詔延還所殺家口並歸本管俄國俊等相次流竄死皆見鬼物
爲祟

傅好藝衛州汲人載初間爲合宮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補
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華姓受命則天甚悅擢爲給事中數月
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朝散大夫鸞臺侍郎后之黜唐稱周
廢宗廟稱皇帝誣滅皇族發六道使皆其謀也仍賜姓武氏加
銀青光祿大夫天下皆被其酷兄神童爲冬官尚書兄弟並承

蔡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知政事俄夢登湛露殿且而言之所親發其反謀下獄自殺葬以五品禮起凡一歲自青而綠及於

朱紫號爲四時仕宦

張知默爲左臺侍御史秋官郎中

家世見前

吉瑱河南人身長七尺偉儀觀性陰刻敢言登第調明堂尉時父哲爲易州刺史坐昧當死瑱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願侍王巾櫛承嗣喜迎以偵車納之三日二女不言問其故荅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貸其死瑱得遷龍馬監告箕州刺史劉思禮自言善相學於張憬藏附洛州叅軍恭連耀獎以額有兩角麒麟見符應圖讞后命與武懿宗雜訊因諷引生平所悟近臣高閔凡三十六姓捕繫百計榜楚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拜瑒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與俊臣爭權司刑當俊臣死后方念其有功狀三日不下因問言曰于安遠告虺貞

反。祗授成州司馬。俊臣罪惡如山。尚何愛惜。后納之。於是命斬俊臣。而名安遠爲尚食奉御。其幹辦多類此。以善張易之。引爲控鶴監內供奉。藉其彊敏。口才倚爲腹心。初高宗時。術士溫彬茂且死。封書一笥。言后革命及突厥陷趙定之事。護妻曰。須年及垂拱。獻之后。得其言。改唐號立周。豈書又言賊至趙州而退。命項爲相州刺史。以禦突厥。辭以素不習武。強令抵州募兵。既久。略無應者。俄詔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言於后曰。水土皆一。益有爭乎。曰。無加以火。曰。有之。因頓首曰。皇子與外戚各有定分。若令並權。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聖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故中宗之立。項實倡之。尋坐弟琰冒假官。貶盈州尉。項始豐尉。卒于江都。睿宗初。有發其事。詔贈御史大夫。從子溫父瑤。

孽息性陰詭剛猛嘗曰能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能
諂附權倖李林甫高力士咸愛之若子姓天寶初爲新豐丞太
子文學薛巖引見玄宗以爲不良遣之河南尹蕭良有事涉臺
中遣溫就府訊詰事連於良堅執不捨未幾入守京尹溫適調
萬年尉人爲危之力士令語良溫吾故人他日到良府布心腹
曰今而後死心事公良復與盡歡會林甫與李適之張洎有隙
密遣吏撻兵部銓吏令史得僞冒六十餘人命良與憲司雜治
累日不得奏溫佐訊溫先取二重囚訊于庭楚械榜掠呻呼不
勝方出諸史迎懾其酷畏憚心瘁皆不問自承日中獄具林甫
以爲能方欲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引居門下五載因中官納
其甥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掘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令
按柳勣告杜良娣家陰事并引勣所善著作郎王曾倉曹王修

已左武衛盧寧右威衛徐徵悉逮論死家屬雖竄又惡中書舍人梁涉道避障其面亦與嗣虢王巨皆斥逐又令鞠楊慎矜欲馳至東都逮捕親屬賓客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褓及是取敬忠於汝州鐵鑲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以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卽服罪可貸不服雖死不解敬忠索筆自款如溫所教慎矜以左語具遂自誣株連數十族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復誣媚楊國忠以兄事安祿山密諂以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祿山大悅亟稱溫才表以自副總河東留務兼節度營田採訪等事又拜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母喪起復魏郡太守加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令慶緒親餞之委以朝廷動靜報不待淹宿

而知祿山入朝又薦爲武部侍郎副已開府使厚德祿山國忠方與爭權惡之乃諷吳豸劾與河東韋陟廣載土物交結權倖斥爲澧陽長史明年又犯賊昧奪人口馬貶端溪衛遷延不進死於始安獄中

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懿宗天授中山司農卿封河南郡王歷洛州長史左金吾大將軍其人短陋僂偻無才畧契丹孫萬榮寇河北命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軍次趙州聞賊至恐懼棄軍而遁退保相州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安撫河北諸州百姓有被驅脅後得來歸者誣以同反生剗其膽後殺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時人怨其遇敵怯懦自賊殘忍比之萬榮虐帥何阿小爲之語曰惟此兩何殺人最多及屢受中旨推鞠制獄皆深排巧詆多引王公大臣

陷成其罪不在周典來俊臣之下復與吉頊爭功頊於殿中嚴語侵之后怒以爲我在尚然後安可保遂貶頊神龍初隨例降封耿國公爲懷州刺史卒

崔元綜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東帶終日不休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濕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縲紳爲慶會赦遷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爲鸞臺典儀遷監察御史與右臺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按問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事初欲盡直其事同問李嶠等因懼三思威權屢與承嘉耳語其事乃變張仲之祖延慶呼曰宰相中莫非有附會三思者紹之命十餘人引同

皎等塞其口反接送獄語曰事不諧矣仲之等乎呼不服命擊折其臂咸仰天呼曰命已輸汝當訴於上帝紹之神氣自若朝野爲之側目擢左臺侍御史俄坐賊污詔御史魏傳弓按賊五千餘貫當死韋庶人妹保持之放爲瓊山尉逃還西京被擒亦擊拆足改南陵令括州刺史卒

周利貞崔湜外兄爲人撻給便佞見忠於君者若仇敵然神龍初由錢塘尉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欲殺五王謀於崔湜問誰可使嶺南者乃進利貞表攝右臺侍御史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初爲廣州都督專事殘虐湜又諷殺劉幽求賴桂州都督王峻護而免彘獠苦其剝割皆起爲寇詔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賊狀貶涪州刺史再貶邕州長史賜死桂林驛開元中詔與酷

史裴談裴棲貞張思敬王承本康暉封詢張勝之劉暉楊允術
遂忠公孫瑛鍾思廉皆終身勿齒。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
安之皆性毒虐每笞捶畏人不死訖不放起須其腫潰徐乃重
杖懊血流地乃更喜悅。

王旭侍中珪孫爲人苛急殘橫荼毒以逞其治囚以石繩髮脅
之製械名曰驢駒批檄梃子縣頭等以怖其下。神龍初爲兗州
兵曹參軍張易之兄昌儀先貶乾封尉輒斬其首送東都轉并
州錄事參軍韋后黨周仁軌詔尚未覆亦斬送京遷左丞侍御
史崔湜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匿太常奉禮郎陸南金家廣
捕親黨窮極慘楚南金與弟趙璧爭死二人有母未葬妹未歸
南金能辦趙璧不如旭不肯捨玄宗聞之乃特免死遂常崇道
重辟及三子皆死遷左司郎中兼侍御史與大夫李傑不平更

相詰訐斥僦衢州刺史旭益肆志擅作威福人皆迎意佩服莫敢忤之凡海內名士大臣門生故人絳染寃陷不可勝計當時號爲黑豹御史李嵩爲赤豹李全交爲白豹京師爲之語曰若違教值三豹未幾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劔南令坐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復納其賄希虬泣訴于王轉以上聞詔劾治貶龍川尉而死南金文學士季孫頗知書操履謹完後由庫部員外郎改太子洗馬卒

楊慎矜隋齊王陳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唐破頡利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素性詳密善於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餘年御府財物羨積如山凡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物經覽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終戶部尚書年九十餘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有才初爲

汝陽令有治稱玄宗嘗訪隆禮子有可代父任者左右對以三子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主舍嘉會慎矜被眷尤渥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懼李林甫用事自以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投諫議大夫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中丞兼諸道鑄錢使方起韋堅獄王鉷等深文鈞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林甫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鉷由慎矜引爲侍御史相與同列猶以子姓畜之嘗奪鉷職田詬辱其母鉷負林甫勢銜之未有以發會慎矜漸得君擢戶部侍郎林甫疾其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塚草木

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蕃人史敬忠教以身極枯裸而坐林中厭
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置田臨汝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
殺之敬忠勸止後竄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慧辯留侍
宮中寢得幸因問所從來婢奏其故且言賴敬忠以免帝數聞
敬忠挾術間質藝事婢具言其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
乃去又白厭勝事帝怒婢因漏言於楊國忠國忠與銛方睦陰
相語之銛大喜卽欲嘗帝取驗異日奏事數稱引慎矜帝問爾
與之親母相往來知帝惡甚卽見慎矜輒慢侮不爲禮愆矜怒
銛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書識緯妖言規復隋室帝
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蕭見大理李道遠
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之馳遣吉溫於洛陽獄分繫考治劾
太府少卿張瑄與慎矜共解圖讎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索

識書於慎矜下妻卧內得之以示慎矜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坐竄徙者十餘族近親不得仕京師慎餘慎名聞之皆縊生平兄弟友愛事寡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欽本與瑄善同爲韋堅判官以結林甫發堅之私誣瑄以死至開府判官王鉷得罪妄言以牒索馬衆疾其反覆貶盧江長史見瑄爲祟而死

王鉷璿側出子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擢戶部郎中按獄輒以深文玄宗賞其才進兼和市和糴長春官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典大獄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驚擊狼曠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歛嚮天子意雖被錮貸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聞關輸送反倍所賦悉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脚土貨業破盡督責不止人不聊生帝在位

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復不絕。皆取於左右藏。鉞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充天子私帑。名爲租稅。外物其實皆取於民也。帝以鉞有富國術。寵遇益厚。擢戶部侍郎兼檢察內作開廐苑內管田五坊官苑隴右羣牧度支營田。凡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天寶八載。方士李渾詭言見太白老人。告以玉版祕記。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尊上帝號。擢鉞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乃於私第之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不得。天子賜遣相望。聲焰薰灼。寵任亞於林甫。國忠不如。然心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怠。乃託以事召鉞。欲示以威。趨進俯伏。祿山見之不覺自失。語久益恭。故林甫雖忌而以附已親之。封鉞太原縣公。加殿中監。子準以鬪雞供奉爲衛尉少卿。與林甫子岫咸。

近侍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王孫以彈墮其中折玉簪爲
樂至永穆公主親視供其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
準經過候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逆意鉞嫡母弟錚嫉鉞常忿慢
鉞惟溺意友愛終不異情錚歷戶部郎中嘗召術士語涉不軌
鉞畏事泄託他事殺術士以絕口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
復遣季隣收縊長安獄雖姻屬權近惕息不敢言錚與馮臚少
卯璿子緯善鉞因錚亦交緯十一載四月緯與錚謀引右龍武
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鉞付告牒鉞故
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尉至緯與其黨持弓刀突山格鬪高
力士飛龍小兒與戰斬之其黨盡擒國忠奏鉞與謀鉞曰弟爲
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
詔錚杖死鉞賜死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與慎矜繞隔五年有

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釧爲并幹引泉泐雷辨自再亭其奢侈如此兄錫始不肯仕銜淵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寶應初銜與慎矜皆復官爵

羅希爽杭州人家洛陽堂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故希爽得進引與吉溫推鍛詔欲專取深文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史凡治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事皆不得免人惡其濫稱爲羅鉗吉緡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林甫死出爲始安太守充經畧使時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誠奢李從一負錫等皆依之楊國忠奏遣蔣沈往按代以張光奇勅敦希爽燭結迫逃羣聚流貶差攝郡縣割制黎畔輒借館宇侵擾人吏輕侮典憲墜壞紀綱貶海康尉博濟等往託回邪跡惟愚恃坐以貶官歲月頗久逗留不赴及命按

舉仍更潛匿所在各決重杖六十遣司直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天性殘忍初爲蜀川尉以推勾見任天寶末遷武功丞年已六十餘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財貨巧傳于法日有進奉漸見任用每推一人先收其家資以定賊數稍不滿望卽擿徵鄉里近親峻其刑罰人且畏死輸納不差畧刻又結李輔國威震朝列乾元二年鳳翔七馬坊押官剽劫事露縣尉謝存甫榜殺之其妻訴於輔國令若虛推之歸曲存甫中丞崔伯陽與之言若虛不遜伯陽正色數之乃倚內勢膚訴于上肅宗令之出對曰由卽死矣潛留之簾內卽召伯陽至劾若虛傳會中人失出有罪上入先言叱出之因悉貶三司凡經勘問官伯陽高要尉大理卿權獻杜陽尉逐侍郎李擘嶺南流御史孫瑩播州宰相李峴爭之

亦被貶公卿皆懾懼擢若虛御史中丞上元初貶賓化尉而死
崔器深州安平人駙馬恭禮曾孫父肅然平陰丞器少有吏才
性介而少通天寶中舉明經爲萬年尉在官清謹擢監察御史
爲中丞宋渾東截採訪判官隨渾貶十三年量移京府司錄參
軍遷都官員外郎出爲奉天令陷於祿山受僞署不改職項之
同羅背賊渭上義兵數萬大集僞奉天守將安守忠張通備遁
去器大懼悉毀所受符勅募衆以應之俄義兵復敗遂走靈武
素善呂諲引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知禮儀
使令草定儀典二京平轉三司使忘已先降建議凡王官陷賊
者數百人不論輕重皆抵死驅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環以刀
仗人皆怨其陰刻樂禍殘忍寡恩會李峴執奏得六等定罪殺
達奚珣等後蕭華自賊中來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

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復搖上乃悔曰幾爲器誤項之轉吏部侍郎至御史大夫上元元年卒病亟時惟叩頭謝卒家人問者荅曰達奚尹等使我如是

敬羽寶鼎人父昭道開元初爲監察御史羽貌寢陋性甚便僻善候人意初補匡成尉安思順引居朔方幕府肅宗卽位擢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及收兩京轉見委任逞其凶忍作大枷著卽悶絕號勛尾榆卽囚於地以門闕礙其腹號肉傳任掘地爲坑實以棘刺覆敗席其上因懼萬刺所損錢貨不督自輸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鞠宗子鄭國公李遵獄因遵體豐碩故延危坐小牀痺且仆禁不許伸足頃間遵仆數四乃徐授紙筆書賊數百萬奏之又鞠嗣薛王珍悉召支黨至前環以榜具囚

惶怖自誣服俱坐同謀不軌珍與駙馬薛履謙賜死右衛將軍
寶如玢都水使崔昌等九人並斬洗馬趙如熊長史陳闕司馬
張昴兵曹焦自榮主簿李岳進士張叟等六人決殺常侍張鎬
坐貶聞者毛悚又鞠賈胡康謙本以楊國忠納金授安南都護
轉鴻臚卿知山南東路驛事史嫉之誣以陰通史朝義凡按兩
夕髮髮皆秃膝蹠亦碎視者以爲鬼物竟奏殺之沒其資產萬
億其醜毒與同僚裴昇畢曜等類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寶應
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及聞裴畢等俱賜死黔中羽乃衣凶服南
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猶執官吏犯賊收數紙以爲恨不
得究其事

裴延齡河東人和州刺史旭子乾元末爲沱水縣尉遇東都陷
徙居鄂州緹緝裴咽所注史記闕遺自號小裴辟華州董晉防

禦判官薦授太常博士盧杞擢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
改祠部郎中崔造令知東都度支院不待命遽入視事張延賞
惡其輕率出爲昭應令與京尹鄭叔則論辯是非攻訐其短中
丞竇參惡李泌厚於叔則貶之而右延齡改爲著作郎尋用爲
司農少卿樞領度支天性尅剝時上懲奉天危難庶物空匱嘗
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惡奏苦寒乞一襦務求覓不致竟
閔然而遣之又嘗官壺之中服用有關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
給直恒值倉黃奔馳將士六宮冬服損失且無薪蒸凍餓內攻
矢石外迫故還京之後別置瓊林大盈一意聚歛適與相投本
無通變殖貨之材惟以巧計多設鈎距名宿奸老吏與謀求固
恩寵奏左藏每年出入天下財物不可貲計惟有一庫新陳相
因差舛散失皆莫可知請分置負騰季月各爲四庫以檢盈虛

詔發之乃分天下宿負列爲負庫抽貫緡爲贖庫諸色樣物爲
季庫凡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
抽貫樣物與帛皆固有籍但欲多張名目以眩已能惑上視聽
其實於財用無加且虛費簿書人吏俄遷戶部侍郎真判度支
奏令京府以兩稅青苗市草百萬納死中宰相訝其多百姓搬
載不了以爲妨農乃令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待用卽支
京西旱濕處有汙池生蘆葦不過數畝妄奏臣近訪得長安咸
陽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牧內廐馬宰相差官閱視事皆虛
妄帝不之責和市積年百姓咸不得值京尹李充爲請誣以妄
奏反令輸還名爲底折錢常請歛財以實帑藏上問安所歛請
自今內外百司有闕未須補置收其祿俸以爲贏餘帝未及用
適浴堂殿一楹年多損蠹問如何可易對曰事干宗廟須陛下

本分錢用之不竭上驚問何爲本分錢對曰此在經義愚儒不能知陛下須合問臣準禮天下賦稅常分爲三一分充乾豆今陛下奉宗廟雖極豐極厚能用一分財物乎一分供賓客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回紇馬價能用一分財物乎一分充君庖今陛下御膳官府皆極簡儉外以分賜百官充俸料殄錢猶未能盡據此而言皆陛下本分也川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椀乎舉朝聞者皆竊笑惟上嘆息以爲他人未嘗爲朕言益信任之又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須供御永無匱乏及奏左藏庫多有失落近因檢閱於糞土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遺脫並同羨餘太府卿韋少準確稱每月中奏皆是見數上不聽既獲羨財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必務實前所言不敢告闕乃棄奪鄙市迫脅

夫匠以勅索爲名和雇爲稱不償其直都城之中列肆盡閉與役之所遮訴盈路莫敢爲言又因計料神龍寺營造須材五十尺者奏臣近搜同華山谷得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吾聞開元時近山已無巨木求於嵐勝間今安得近州便有此木乎詭云臣聞珍寶異物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正爲陛下豈開元合得有也上悅陸贄每於延英極論其欺天陷君罔上無畏示人不慚翻騰傾側移東就西愚弄朝廷有同兒戲乃萬代罪人上以爲排擯待之益厚會與鹽鐵司農事有相關李充與張滂李銛合詞證其誣罔上愈怒罷贄知政左遷滂充銛等官十一年春暮久旱人情憂惴延齡反疏充贄等失權心懷怨望專肆大言惑衆以度支多欠諸軍糧草激怒羣情後數日上幸苑中適神策軍人訴欠芻粟與前言適合卽時回駕

下詔斥逐費等中外惴慄復捕京兆吏張忠捶掠楚痛令誣充前後隱沒官錢五十餘萬托妻乘犢車遺費妻款具忠妻母投匭訴寃下臺推問得其虛狀始釋又令贊所勦郎中崔元翰誣奏費妄破京府錢穀貶之帝每每訪以外事悅其敢言無忌且自謂必得宰相於班行中尤好慢罵毀詆爲之側目俄卧病卒年六十九中外相賀惟上悼惜不已贈上柱國太子少保永貞初詔復列庫如舊元和中謚曰穆

冊曰奸貪酷吏類本一同始於誨淫羅織成風繼以養亂
針網增怨相業鞠窮酷毒尤凶君危國殄冊以此終